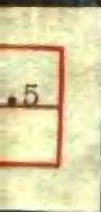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西洋底来的人

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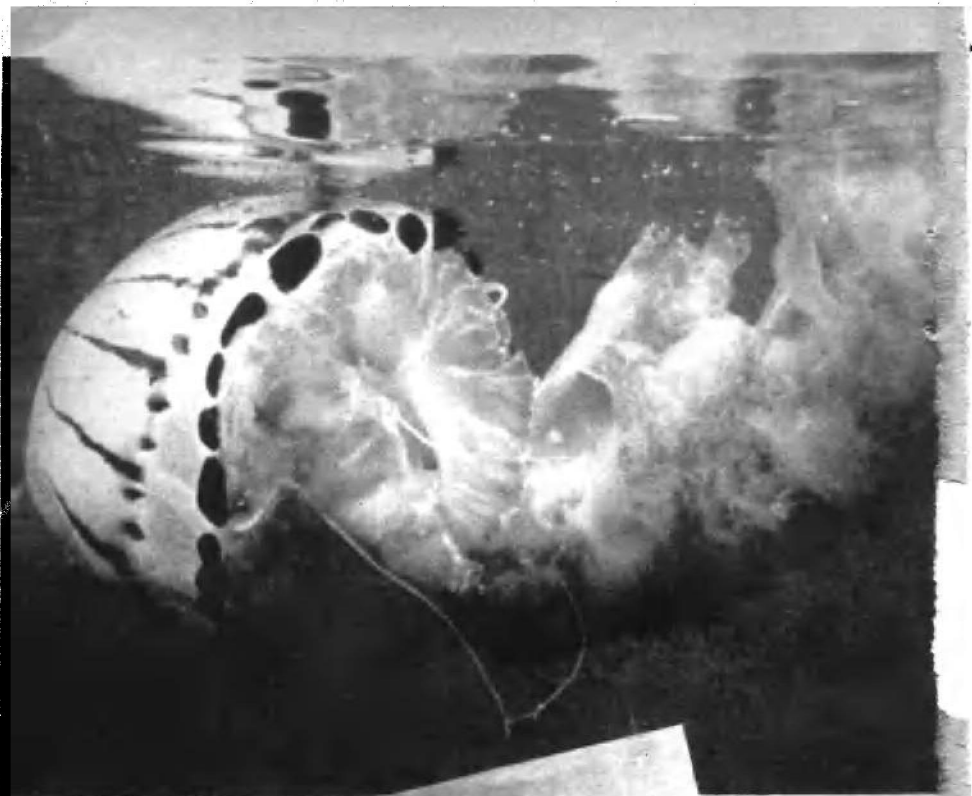
大西洋底 来的人

①

张 瑞主编

海洋出版社

1980·北京



突然，水母从水池中伸出它长长的触须，把白德手里的法国烧牛肉抢走了。舒拔大笑赞叹：“你看，它多么强壮、机灵。”

出版说明

科学幻想小说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，是根据美国同名系列电视影片文学剧本、导演台本、中文对白本，以及其它有关资料，翻译编写而成。小说用大胆的和惊人曲折的情节，塑造了一个神奇的人物——麦克·哈里斯，而且穿插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。

小说以大西洋人麦克·哈里斯为中心，辽阔奇异的海底世界为背景，描绘了太空探险、宇宙人、生物的演化、社会的矛盾、人类的斗争、自然的奥密、世界的未来等极为广泛的内容。全书共十七篇，分四集出版。每篇都可以独立成章，但又相互连贯，构成了一幅内容丰富、情趣横生的长卷。它以细致的文笔、生动的描写，向读者介绍了故事中惊险、曲折的细节，弥补了电视影片中稍纵即逝的不足。

为了帮助读者理解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中的科学寓意，我们将张志才同志蒐集的一些资料，作了抛砖引玉式的注释，附于篇后，仅供参考。

本书在翻译和编写过程中，得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电视节目报张纪瑞，新华社叶进，以及欧阳新、凌旻等同志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，谨在此一併致以谢忱。

根据影片资料进行文艺的再创作，在国外早已有之，但对我们来说，这是第一次尝试，难免有缺点，甚至错误，敬祈读者批评指正。

大西洋人麦克·哈里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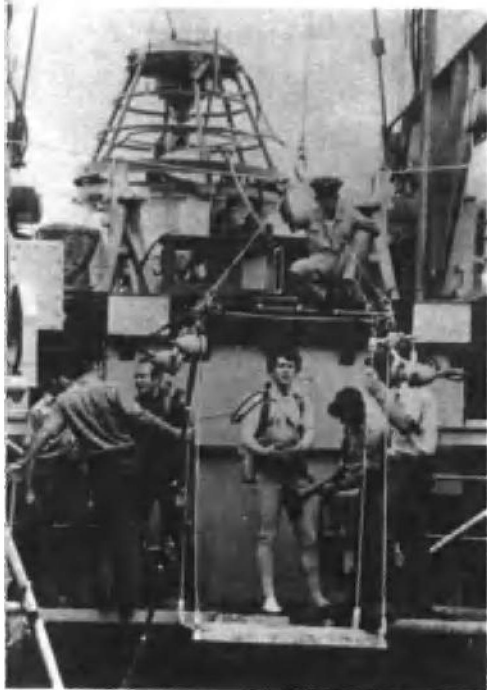


全国海洋研究中心伊丽莎白·玛莉博士。



在人类长肺的地方，他长有鳃一样的膜。他的皮肤和人相似，但又具有某些海豚的特点……

伊丽莎白·玛
莉博士和米勒·西
蒙博士在实验室里。



麦克和瓦尼爬上了海底探测
平台。……在入水之前，麦克向
伊丽莎白看了看，她正留恋不舍
地向他招手。



麦克·哈里斯和杰克·莫尔顿来到地球内部的另一个世界。



“请注意，一百万黄金是我应得的。……请勿冒险尝试。”贾志伟主任、玛莉博士和麦克一起研究“三叉戟”的讹诈信。



海底巨人萨克和杰克·莫尔顿。

大西洋底来的人 ①

DAXIYANGDILAIDEREN

麦克·哈里斯

- 1 这是谁?
- 9 初次相识
- 23 “埃尔克河号”
- 31 水下王国
- 43 套不住的手
- 49 签字

不速之客

- 54 太空船降临
- 66 潜水员之谜
- 73 麦克被击倒
- 82 “我是你们的朋友”
- 91 “这是政府的命令”
- 103 堕入爱情的圈套
- 114 决不让悲剧重演

水母怪

- 123 巴林海湾的盛会
- 127 遗传工程的危机
- 132 “三叉戟”与“进贡”
- 138 “只剩了一只鸡蛋”
- 143 站在断头台的利斧下面
- 152 咎由自取

巨人

- 161 海底漏了
- 173 偷黄金的人
- 183 黄金世界
- 192 胜利归来

附录

- 202 参考资料·1·
- 203 参考资料·2·
- 204 参考资料·3·

麦克·哈里斯

MAIKE·HALISI



这是谁？

阴云密布，狂风怒号，滔天的大浪冲击着海岸。海草、杂鱼、各种水生物被涌上海滩，在狂风中飘滚、颤动。一道嶙峋的峭壁在海边耸起，俯视着无边无际的滔滔大洋。

一条破木船搁浅在岸边，孤零零地忍受着风浪的抽打。船上写着几行日文。孤船的旁边，一条被海浪卷到沙滩上的小鲨鱼，发出刺耳的哀叫。

在狂暴的风浪里，野生的海带漂忽不定，有些在海浪里起伏漂流，有些被刮到海滩上，任凭酷热的蒸腾。

狂风渐渐地停了下来，无边的海洋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。一位游者带着他的孩子和一条长毛狗，在海滩上漫步，寻找五光十色的贝壳。突然，在一堆乱糊糊的海带里，他发现了一个人。这人痛苦地翻滚着，不停地呻吟。一只乌黑的手从海带里慢慢伸出，长毛狗惊恐地狂吠乱叫。

游者急忙赶回，向警察局报告。

一辆警车疾速从海滩返回，把那个似乎受伤的人送进了圣·玛莉医院。

年轻的住院医师肖，身穿白大褂，匆匆走进宽敞的急诊室里。从海边救来的那个人躺在床上，脸色青紫，呼吸困难，从气管里发出短促的、呼噜呼噜的声音。实习医生亨利和伍尔纳站在旁边，面面相觑，束手无策。

“怎么样？”肖问。

“他是在海边发现的，已经冻得发僵，也许是淹的。”亨利回答。

“为了恢复他的呼吸功能，我们给他输了不少纯氧，”伍尔纳说。“他的血压七十，脉搏每分钟五十，十分虚弱。”

肖检查了一下病人，说：“唉，脸这么紫。我们尽量想办法抢救吧。我想首先得用CVP，然后给他输道巴明，再给他五百毫升的D₅……”他停了一会儿，接着说，“现在开点滴剂，每分钟三十滴，这可以帮助他复苏。另外，请拿一部手提X光胸部透视机来，把心电图技师也叫来。”他转过身问伍尔纳，“他吐过吗？——吐血？——抽出来没有？”

“给他喂过点水，”伍尔纳说。“他现在好多了。我检查了气管，没有什么堵塞的东西——他的头部受了伤，好象被什么东西撞过。”

“你检查了他的眼睛没有？”肖问。“他可能患起立性调节障碍。”

当伍尔纳检查眼睛的时候，肖转身对护士朱丽说：“请给我一升盐水，把他的眼皮扒大一点。”

这时，护士乔娜在给院部打电话：“我们需要一部斯达托式的心电图机和X光胸部透视机。”

“还要一部照骨骼的相机和一些胶片，”肖赶紧插上一句。

“他的眼睛怎么样，伍尔纳？”肖问。“眼球萎缩还是瞳孔放大？”

“完全正常……”伍尔纳回答。

“很好！”肖说。

“瞧，他的眼睛真怪……”伍尔纳扶着他的眼皮说。

肖瞟了伍尔纳一眼。然后自己也观察了一番，困惑地说，“噢，难怪你感到奇怪。”

亨利正准备给他作静脉输液，突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，惊异地说：“看，这是什么？”他抬起这人的黑手。肖怔怔地瞅着，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。

“先想法让他呼吸吧，”肖说。

病人的脸色死灰，不停地抽搐，微弱地吐着气。医生在他的喉部和胳膊上又挂上了许多输液的管子。

X光技师来了，给病人拍摄各种检验用的照片。急诊室一片寂静，只听见X光机的咔嚓声。

病人越来越危险，肖一筹莫展，于是他问伍尔纳：“伯克利医生呢？”

“他到上校家参加鸡尾酒会去了。”

“快去把他请来。”

在纽沃尔上校家的客厅里，杜格·伯克利医生和他的女友伊丽莎白·玛莉博士正在和一群衣着考究的太太们闲谈。参加酒会的男人——大多是海军军官——穿着黑色的西装，白衬衣，黑领结，显得格外庄重。只有个别几个人穿着海军的军服。

上校夫人从人群中穿过来，走到伊丽莎白和杜格的身边。

“伯克利医生，您的电话。”

杜格把手里的饮料放在伊丽莎白的手机上，说，“小姑娘，请先给我拿着。”然后，他跟着纽沃尔夫人，从热闹的人群中消失。

一个名叫菲尔·罗思的年轻军官，穿着整齐的少校军服，来到伊丽莎白的面前。他半开玩笑地对伊丽莎白说：“喂，博士，现在蛙类和狗类的境况如何？”

伊丽莎白莞尔而笑，说：“全都进化成海豚了——你最近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。你想不想离开这里？”罗思问。

“不，我还有点事儿。”伊丽莎白回答。

“你最近好吗？……”罗思望着伊丽莎白，似乎有什么隐衷，欲言又止。

“我很好，”伊丽莎白说，她看看罗思，两人的目光碰到了一起。

杜格在电话间里打着电话，显得很不耐烦。“什么？什么症状？——噢，请说下去。——好，我马上就来。”

杜格悻悻地回到客厅。这时罗思正在激动地跟伊丽莎白发表议论：“……所以，我正在考虑海军的工作及其预算，考虑我自己能做些什么——这些都是叫人绞尽脑汁的问题。”

杜格走过来，打断了他的谈话。“对不起，伊丽莎白。我有急诊，一个病人似乎忘了该怎么呼吸。是我开车带你回家还是……”杜格瞟了罗思一眼。

“忘了该怎么呼吸？”伊丽莎白诧异地问。

“你感兴趣吗？”杜格问道。

“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？”伊丽莎白又问。

“当然可以。我们现在就走吧。”杜格愉快地回答。

伊丽莎白刚要走，罗思一把把她的手抓住：“伊丽莎白，我能跟你单独说句话吗？”

“菲尔，太匆忙了……”伊丽莎白说。

“只要一分钟就行。”

“真对不起，菲尔。因为有急诊……请你把我们的情况向主人解释一下，好吗？”

罗思呆呆地望着她，足足有一分钟之久，然后才点点头说：“当然可以。”

伊丽莎白向前走了几步，又回过头来，说：“啊，菲尔，我衷心地祝贺你。”

伊丽莎白和杜格向大门走了。

“他是谁？”杜格问。

“菲尔·罗思，”伊丽莎白回答。“他是最近提升的‘海洋探索’号潜艇的艇长。‘海洋探索’号是海军一艘超级潜水科研船。我想，他要跟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。”

菲尔·罗思在客厅里目送着他们离开。他的脸上露出一一种奇怪的表情，犹如一个热恋中的男子失去了心爱的人，失望和惆怅在啃咬着他的心肝。

杜格的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到医院门口。这时已是深夜，医院里灯火通明。杜格和伊丽莎白径直往宽敞的急诊室走去。

肖打开观察台的灯，把病人的X光照片放上去请杜格审视，一边嘴里说道：“这一切，你简直无法相信。”

杜格、伊丽莎白和肖医生静静地观察着这从未见过的、奇异的X光照片。

肖医生小声问伊丽莎白：“你也是这儿的医生吗？”

“我是从海军来的。”伊丽莎白微微抬起头，嫣然一笑。

杜格审视过照片之后，把台灯关上，说：“你们有手提式X光胸部透视机吗？请最好再拿一部来。”

“早就拿来了，”肖医生说。“你看看，这是另一部拍的片子。”

杜格转过身，把灯开亮。他说：“他的肺部长着奇怪的软组织。我想这家伙一定非常奇特……可是，既然他肺是这样，他怎么能在大街上走路呢？”

当他们两人研究X光照片时，伊丽莎白一个人默默地来到病人的床边。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病人。病人被托在一个支架上，脑袋底下放着一盏大灯，犹如一个正在被烘烤的火鸡一般。他的身上连接着各种液管和测试的仪器，帮助他呼吸的机器发生嘈杂的响声。他的腿被紧紧扎住，脸色青紫，呼吸时嘶嘶作响，似乎里面有汽泡的声音。显然，他已经休克，正在走向他自己的末日。他有一只手还能勉强地移动一下，手指似乎在搜索什么似地不停地蠕动。伊丽莎白仔细地看了看他的黑手和紫脸，脸部的皮肤因干燥而龟裂。她感到惊奇而困惑。

“为什么他不出汗？”伊丽莎白问。

杜格在房门口答道：“我并不觉得这有多大关系。”

伊丽莎白并不甘心，她接着问道：“你能作一个皮肤活组织的检查吗？”

这时肖医生也来到病床旁边。他说：“我们最好把他送到州医院去。”

杜格说：“伊丽莎白，一个人的肺这样干燥，恐怕谁也

对他无能为力。”

“假如他本来就是那样呢？”

杜格转过身来，惊讶地望着伊丽莎白，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伊丽莎白没有回答，她转向肖问：“他是在海边被发现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肖医生说。

“杜格，我想看看他的支气管，行吗？”伊丽莎白说。

“你肯定不想再回去参加酒会了？”杜格轻声地问。

伊丽莎白自信地重复说：“我想看看他的支气管，杜格。”

伊丽莎白聚精会神，在支气管窥镜前仔细观察，她一边观察，一边说：“我正在观察左边支气管的底部，现在看到了他的肺组织……”她突然停下来，脸色骤变。

“伊丽莎白？”杜格小心地问。

她抬起头，大声说：“赶紧叫一辆救护车来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，伊丽莎白？”杜格又问。

她一边转动窥镜，一边说：“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决不会相信。请赶快叫一辆救护车来。”

“唉，如果你有什么见解……”杜格喃喃地说道。

“这个人正在死亡，我知道怎么救他。”伊丽莎白对护士说：“立即把灯关掉，把身上的各种管子和仪器全部撤下来。”

肖医生如堕五里雾中，疑惑不安。他说：“我们不能把他交给你。”

伊丽莎白强忍住心中的愤怒，低沉而严肃地说道：“从这里到门外只有十二英尺，先生。要么你帮助我，要么我就一个人干。”

“博士，我们不能……”

“我一定要把他送走！”

肖医生望着杜格，似乎在请求他的支持。杜格盯着伊丽莎白。垂危的病人正在艰难地呼吸。

杜格冷静地对肖说：“你就听这位小姐的安排算了。”

救护车很快开来了。伊丽莎白和杜格把垂危的病人抬到车上，吩咐司机立即开车。在空旷的大街上，救护车飞速急驶，一排排房屋向后倒去，所有的十字路口都开灯放行。

“小姐，我们开到什么地方？”司机问。

伊丽莎白正把病人身上的最后一根管子拔出来，她对司机说：“找最近的路，开向海边。”

司机眨了眨眼睛，感到十分困惑，他开了三十年的救护车，从未碰到过这种事：把一个垂危的病人送往海边！但是，他仍然加大了油门，救护车以每小时一百四十公里的速度向海边奔驰。

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的飞驶，掠过看守人的小屋，穿过空荡荡的海滨停车场，压过一片草地，冲过停靠游艇的码头，一直开到海边的沙滩。偶尔涌上沙滩的海浪在车前激起一片片水花。

伊丽莎白跳下车，打开车的后门，跟杜格一起，把病人抬进大海。他的脸朝下，爬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任凭波浪的冲刷。伊丽莎白脱下外衣，托起他的肩头，一边划水，一边将他往海里推去。她心情紧张，似乎等待着奇迹的发生。

杜格站在岸上，司机从驾驶室里钻出来站在他的身边，他们好奇地观看这场从未见过的抢救病人的场面。

伊丽莎白的薄绸便服紧贴在身上，金色的头发在水中漂